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文学史

(五)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文学史

(第五卷)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第三章 西厢记

第一节 王实甫的生平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典范作品之一，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

王实甫作《西厢记》，元《录鬼簿》和明初《太和正音谱》本有明文记载，但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各种异说。

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所收无名氏〔驻云飞〕云：“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又云：“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这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关作王续说的文字材料。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印行的《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卷首所收无名氏《满庭芳》曲也有类似说法。

晚于岳氏刊本《西厢记》十五年的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记录了关作和关作王续两种说法：“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俗传作于关汉卿”云云，当在《南濠诗话》产生以前，但都穆的这个记载却是关汉卿作《西厢记》一说的最早文字材料。

还有王作关续说，最早见于明人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本，不载《西厢》，则亦可据。”从这项记载可以知道王作关续说起于嘉靖年间。此说虽为后起，也无确据，但信从者甚多，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文人，如：明人王骥德、胡应麟、徐复祚、凌濛初等，晚近王国维、吴梅和王季烈等也从此说。这些著名文人常从《西厢记》第五本和前四本文字风格不同来进一步论证王作关续。从考据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而只是见仁见智地以文字风格来判断作品的归属，不能构成信说。所以，迄今为止，《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的王实甫作《西厢记》依旧是可信的权威说法。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不详。为元代前期著名杂剧作家。

王实甫成人后出仕蒙古。“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他一贯秉公办事常“与台臣议不合”，于是“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苏天爵语）归里之后，便从事杂剧创作，其时间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后终老于故乡。活了六十岁以上。

王实甫是一位文采风流、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而且与勾栏歌妓有着密切的交往。贾仲名为王实甫写的吊曲《凌波仙》说：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飗飗，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魁。

王实甫的这些生活经历和性格，与他创作杂剧，特别是创作《西厢记》，显然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他一生创作了13种杂剧（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12种；《太和正音谱》著录13种，多《破窑记》一种；曹楝亭本《录鬼簿》著录14种，又多《娇红记》一种，一般认为不是王实甫手笔）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芙蓉亭》、《贩茶记》今仅各存一折；其它已佚。《西厢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王实甫的代表作。

《丽春堂》全名《四丞相歌舞丽春堂》或《四大王歌舞丽春台》。《太和正音谱》及《元曲选目》亦有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古名家杂剧》、臧晋叔《元曲选》均予收录。

此剧敷演金世宗大定年间右丞相完颜乐善的故事。当朝威望甚高的左丞相徒单克宁奉旨在端阳节主持“射柳会”，乐善在会上连中三箭，得到御赐锦袍玉带。“听得去厮杀，躲进帐房睡”的右副统军使李圭，却一箭未中，甚妒乐善。次日，在香山的筵宴上，李圭提出与乐善打双陆以决胜负。最后一局，李圭获胜，欲以墨搽乐善脸，乐善大怒，痛打李圭，搅散香山筵宴。押宴官徒单克宁将此事上奏皇帝，于是乐善被贬“在济南歇马”。自此，乐善每日闲暇无事，“饮酒看山”。后因有“草寇作乱”，朝廷宣召乐善回朝将兵“收捕草寇”，而“草寇”慑惧乐善威名，便“都来投降”。于是乐善官复原职，皇上赐“黄金千两，香酒万瓶，就在丽春堂大吹大擂，做一个庆喜的筵席。”李圭亦奉圣命前来负荆请罪。二人和好如初。

剧中写乐善被贬隐居的生活，较有情致。既写出他披蓑戴笠观山玩水的喜悦，也写出被贬的寂寞和悔恨。如第三折的〔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麻郎儿〕、〔么篇〕诸曲。

【越调】【斗鹌鹑】闲对着绿树青山，消遣我烦心倦目，潜入那水国渔乡，早跳出龙潭虎窟。披着领箬笠蓑衣，堤防他斜风细雨。长则是琴一张，酒一壶，自饮自斟，自歌自舞。

【紫花儿序】也不学刘伶荷锸，也不学屈子投江，且做个范蠡归湖，绕一滩红蓼，过两岸青蒲。渔夫，将我这小小船儿棹将过去，惊起那几行鸥鹭。似这等乐以忘忧，何必归欤？

（云）我暂停短棹，看一派好景致也。（唱）

【小桃红】水声山色两模糊，闲看云来去，则我怨结愁肠对谁诉。自踟躇，想这场烦恼都也由咱取。感今怀古，旧荣新辱，都装入酒葫芦。

【麻郎儿】昨日个深居华屋，今日个流窜荒墟，冷落了歌儿舞女，空闲了宝马香车。

【么篇】知他是断与、甚处、外府，则落的绕青山十里平湖，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

【东原乐】纵得山林趣，惯将礼法疏，顿忘了马上燕南旧来路。如今拣溪山好处居，为什么懒归去？被一片野云留住。

【绵搭絮】也无那采薪的樵子，耕种的农夫，往来的商贾，谈笑的鸿儒。做伴的茶药琴棋笔砚书，秋草人情即渐疏。出落的满地江湖，我可也钓贤不钓愚。

【络丝娘】到今日身无所知，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可不道吕望、严陵自千古，这便算的我春风一度。

剧中也曲折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像李圭那样的只凭“唱得好、弹得好、舞得好”就居官受宠的现象。但由于世宗是金代明君，号称“小尧舜”，所以，剧中之批判很有分寸，而且剧末以称颂金帝作结。有人认为，王实甫创作此剧的时间，当在金世宗时期。

《破窑记》全名《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予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古名家杂剧》、《孤本元明杂剧》均收录。

此剧所写故事，原在民间广泛流传。女主人公刘月娥系刘员外（仲实）之独生女，因“高门不答，低门不就”，年已十八，尚未婚配。于是刘员外搭彩楼，命月娥抛绣球“凭天匹配”。抛球之日，贫富各色男子聚集楼下。当时尚“一贫如洗”的寇准和吕蒙正亦在其中。吕蒙正（《宋史》有传，太平兴国进士，历任中书侍郎、户部尚书、平章事。咸平年间，授太子太师，封蔡国公）即剧中男主人公，时困居城南破瓦窑中。月娥的绣球正抛在吕蒙正的怀中，理应招蒙正为婿。但刘员外嫌贫变卦，拒绝履行诺言，而月娥则坚决要履行诺言，与吕蒙正结为夫妻，同住破窑中，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而后刘员外见吕蒙正似有真才学识，故意与月娥断绝关系逼他外出求官并暗中使银资助女婿盘费，吕蒙正“上朝应举”，十年后“状元及第”，为本县县令，一家人重新团圆。

作为中原地区的风俗，以贴身之物抛赠所爱者，以表示爱慕，古已有之。如《诗经》：“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掷帕、抛球的风俗，至今犹存。但此剧所写宋代社会，以“刘员外”的身份而搭彩楼抛球择婿，是不大可能的。剧中的这一情节，不仅在舞台上演出，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是一种返朴归真的婚姻理想的表现。

剧中赞颂了刘月娥心地善良，不嫌贫爱富的美好品德，通过与父亲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坚强的性格。宁愿居住破窑，不愿言而无信：

（梅香云）得绣球的过来。（寇准同吕蒙正见科）（寇准云）兄弟，咱则在这门首伺候着。兀的不呼唤你哩。（梅香云）兀那秀才，你过去拜丈人去。（吕蒙正见刘员外科）（刘员外云）他是谁？（梅香云）则他是新招的女婿吕蒙正。（刘员外云）孩儿也，放着官员人家财主的儿男不招，这吕蒙正在城

南破瓦窑中居止，咱与他些钱钞，打发回去罢。（正旦云）父亲差矣。一向说绣球儿打着的不管官员士庶贫富之人，与他为婚。既然抛着他了，父亲，您孩儿情愿跟将他去。（刘员外云）孩儿，则怕你受不的苦（正旦云）您孩儿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杂当云）员外，小姐既要嫁他，依着他罢。小姐，他那破瓦窑中，你敢住不的么。（正旦唱）

【醉中天】者莫他烧地权为炕，凿壁借偷光，一任教无底砂锅漏了饭汤。者莫是结就蜘蛛网，土炕芦席草房，那里有绣帏罗帐？（刘员外云）你再思想咱。（正旦唱）您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

（刘员外怒，云）小贱人，我的言语不中听，你怎生自嫁吕蒙正。梅香，将他的衣服头面，都与我取下来，也无那查房断送。他受不过苦呵，他必然来家也。则今日离了我的门者，着他去。（吕蒙正云）咱两口儿辞别了父亲去来。（杂当云）倒好了你也。（出门见寇准科云）您兄弟来了也。（寇准云）如何？你见员外，说甚么来？（吕蒙正云）他嫌小生身贫无倚，又无查房断送，将小姐的衣服头面尽数留下，赶将俺两口儿出来了。（寇准云）这般呵，小姐眼里有珍珠，你若得官呵，小姐便是夫人县君。您两口儿先回去，我便来也。（吕蒙正云）小姐，则怕你受不的苦楚么。（正旦云）我受的苦，受的苦。（唱）

【尾声】到晚来月射的破窑明，风刮的蒲帘响，便是俺花烛洞房。实丕丕家私财物广，虚飘飘罗锦千箱。守着才郎，恭俭温良，憔悴了菱花镜里妆。我也不恋鸳鸯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同下）

刘月娥抛球择夫，一方面是遵从父命，另一方面，她也把自己的婚姻理想寄托在绣球上。她唱道：

【金盏儿】绣球儿你寻一个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这一生事都在你这绣球儿上。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贫和富，是我命福；好共歹，在你斟量。休打着那无恩情轻薄子，你寻一个知敬重画眉郎。

这种理想，正反映出一种不计贫富，“心顺处便是天堂”的新的婚姻观念。此后，十年寒窑的艰辛，就是这种婚姻观念的实践。全剧的结局虽然是一个大团圆，但贯穿始终的则是悲苦哀伤的主调，并由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第二节 《西厢记》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全剧以五本二十折（每本都有“楔子”）的规模，敷演了流传已久的书生张珙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的恋爱故事，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特别是封建婚姻制度、门阀观念的批判，富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并塑造了莺莺，张生，特别是丫环红娘三个典型艺术形象。

王实甫《西厢记》所敷演的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很长的流传过程，它最早出自唐代中叶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文言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

小说写张生与崔莺莺在蒲州普救寺相遇，在张生百般追求下，莺莺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与他暗自结合。但张生功名心重，离开蒲州到长安应试，最后又另娶高门，抛弃了莺莺。这个故事在客观上虽然也揭示了封建宗法社会中妇女的悲苦命运，但它露骨地宣扬了“女人祸水”的反动思想，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为张生的负心背义行为进行辩护。写小说的目的则是“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就是要使张生的薄幸行为，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这就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自从《莺莺传》出现之后，崔、张故事一直在广泛流传，唐代有诗歌，宋代的秦观和毛滂都写过〔调笑转踏〕，赵德麟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用有说有唱的形式演唱其事，对莺莺的不幸命运表示了同情，对张生的薄幸行为进行了指责，抛弃了“女人祸水论”和对“始乱终弃”行为的赞扬，在思想内容上是一个进步，但在故事情节上却没有什麼改变。宋杂剧、金院本和南戏，都有演唱崔莺莺和张生故事的剧目，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从流传到现在的作品来看，到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的出现，才从根本上对崔、张故事进行了改变。

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的讲唱文学形式。在《董西厢》之前，故事的矛盾冲突都是在婚姻的当事人——莺莺与张生之间展开的。《董西厢》改成了以封建家长为一方，以青年男女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即莺莺和张生为争取自主婚姻，同封建家长老夫人的专制包办所进行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已经不是悲剧结局，而是莺莺和张生如愿以偿的喜剧结局了。通过这样的改变，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压迫，歌颂了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但《董西厢》所写的，是一对才子佳人的婚姻，作者说：“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显然，这种主题思想有很大局限性，在莺莺与张生的婚姻中，还夹杂着一些报恩和追求荣华富贵的思想，并不单纯是出于男女双方的互相爱悦。在艺术上也有不够完美的地方，如枝蔓过多，有的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统一，等等。

王实甫《西厢记》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王实甫的功绩，不只



听琴 今人 王叔晖 绘
描绘《西厢记》中《听琴》一出情形。

是把叙事体的讲唱文学，变成了代言体的戏剧，他充满了创造精神。在他的笔下，崔、张故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趋于完美，符合了社会下层人民的审美观点。《西厢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在王实甫看来，不仅张生与莺莺应当成为夫妇，也不限于“佳人合配才子”，而是愿普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成为眷属，而且应当是白头偕老的美满夫妻。这是从改革整个婚姻制度的高度发出的呐喊，它体现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心愿，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

崔相国生前，把女儿莺莺许配给了郑尚书的儿子、崔夫人的侄儿郑恒。崔相国病逝后，崔夫人和女儿莺莺扶灵柩归葬，途经河中府，停灵于普救寺中。恰巧书生张珙上京应试路过普救寺，在佛殿上偶见莺莺，二人一见倾心。张生便借口也住到寺中。崔、张隔墙和诗，道场传情，偷偷搞起了自由恋爱。叛将孙飞虎为夺取崔莺莺，发兵围住普救寺，危急之中崔夫人宣称：谁有退兵良策，就把女儿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请来老朋友，时为征西大元帅、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杜确，解了重围。眼见贼兵退去，危险解除，崔夫人立马赖婚，翻脸不认帐。母亲的突然变卦，令莺莺痛苦万分。丫环红娘同情崔、张的不幸，真诚希望这对有情人能幸福结合。于是她主动为崔、张穿针引线，安排莺莺在花园月下烧香，听张生弹琴，促使两情更加相爱。自那夜弹琴之后，张生病倒。莺莺请红娘代她去张生那里问病。红娘捎回了张生的情书。哪料到莺莺却脸色一变，声色俱厉地骂起红娘不该捎信。莺莺一面假装生气，一面又提起笔来给张生写回信，暗中写下“待月西厢下”的诗句，约张生私会。月夜，张生乐呵呵地逾墙过来赴约，不料莺莺又装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把张生训斥一顿，弄得张生狼狈不堪，一气之下卧床不起。莺莺又让红娘送去药方，其实是约他幽会。这一对有情人终于同居了。老夫人发现崔、张结合，勃然大怒，拷问红娘。红娘面无惧色，从容镇静，针锋相对地和老夫人辩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逼得老夫人只得答应了这门婚事。但老夫人又逼迫张生必须上京应试，“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张生忍痛分离，上京应试，莺莺十里长亭送别。张生高中状元。岂料郑恒来到普救寺，造谣生事欲骗婚，老夫人再次变卦赖婚。幸而张生授河中府尹衣锦还乡，白马将军杜确也赶来主持正义，郑恒羞愧自尽，崔、张终得团圆完婚。

《西厢记》中的人物性格都十分鲜明：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都成为我国古典戏曲中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如红娘，还在后世成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人物的代称。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重性，就是说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得到了多侧面的刻画。张生的戏剧动作，主要是执着地追求与崔莺莺的爱情。他“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慌”，只是见到了莺莺，就再也无法摆脱了。这样，张生就与一般的寻花问柳的风流才子严格区别开来，而突出了“志诚种”甚至是“傻角”的个性特征。

且看第一折中张生在游殿前遇到美丽的崔莺莺时的情景：

【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莺莺引红娘捻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要去来。（末做见科）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揲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上马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喜春风面，偏、偏、偏贴翠花钿。

【胜葫芦】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旦云）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末云）我死也！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

【么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聪云）胡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聪云）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末云）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便知，你觑：

【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面前，刚挪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似神仙归洞天，空余下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

【柳叶儿】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天不与人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是怎留连。小姐呵，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

（聪云）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末唱）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珮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并下）

“志诚种”是说张生真诚、执着地追求爱情，他对莺莺的爱情既热烈诚挚，又矢志不渝。从游殿时一见钟情起，他就将“云路鹏程”抛在一边，在僧寺住了下来。为

了接近莺莺，他附斋追荐先人，祷词却是希望“早成就了幽期密约”。为了莺莺，他月下吟诗，写信退贼。老夫人赖婚，他几乎失望得要悬梁自尽。莺莺变卦，又使他病倒书斋，几至不起。后来也还是为了莺莺，他被迫上京去应试。

在张生执着地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他有时表现得很机灵，如请求附斋追荐先人，写信退贼，都显出这种机灵的性格特点。但张生又是忠厚的，甚至带些懦弱和傻气。他对老夫人机诈权变的赖婚“智竭思穷”，束手无策。对莺莺“赖简”，他也同样拙于应付。本来是应约前来，却不料莺莺变了脸，他恭恭敬敬地跪着，先被莺莺质问：“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无故至此？”后为红娘训斥：“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他目膛舌结，一筹莫展，直到莺莺飘然而去，他才对着莺莺的背影道：“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他的忠厚中有时又透出傻气，第一次和素不相识的红娘谈话，就详细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并且不合时宜地打听：“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种傻里傻气的痴情显得非常可笑，结果被红娘“抢白”了一顿，顿时失去了锐气，陷入到相思与惆怅之中：

（红云）谁问你来？（末云）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己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下）（末云）这相思索是害也！

【哨遍】听说罢心怀悒悒，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说“夫人节操凛冰霜，不招呼，谁敢辄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颺下教人怎颺？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我得时节手掌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耍孩儿】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只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五煞】小姐年纪小，性气刚。张郎倘得相亲傍，乍相逢厌见何郎粉，看邂逅偷将韩寿香。才到得风流况，成就了会温存的娇婿，怕甚么能拘束的亲娘。

【四煞】夫人忒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休直待眉儿浅淡思张敞，春色飘零忆阮郎，非是咱自夸奖：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

【三煞】想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粉香腻玉搓咽项。翠裙鸳绣金莲

小，红袖鸾销玉笋长。不想呵其实强：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二煞】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槌床。

【尾】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低着牙儿慢慢的想。（下）

同时，在张生出场时（第一本第一折），作品还强调了他的“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志”的情志；通过他的眼睛，对九曲黄河壮观景色的描写，也表现了他的胸襟才情：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空雕虫篆刻，缓断简残编。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这样，张生就不是某一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为了爱情他可以将功名利禄抛到九霄云外，显示了爱情的力量，也是王实甫艺术匠心之所在。

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如此，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作为一个相国小姐而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的婚姻，同时，作品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这也就是她的“假意儿”的实质。正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表现了莺莺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莺莺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在“寺警”时主动提出“五便三计”，以搭救寺僧家小。她的反抗，走的是一条曲折、艰难、甚至充满痛苦的道路。其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专横和严酷，使得她的反抗不得不更为谨慎、隐蔽，不得不处处提防，步步为营。其次，还由于她所要摆脱的，不光是老夫人的约束，小梅香的监视，更主要的是封建意识对自己内心的桎梏。《西厢记》在写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外在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人物的内心矛盾，这正是其内容的深刻所在。莺莺在未遇张生之前，就已“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表明她对周围环境的深沉不满，随着青春觉醒而孕育着反抗的要求。经过佛寺相逢、隔墙酬韵之后，青春之火开始燃烧，爱情开始萌芽。但是，青春的召唤、爱情的要求，一开始就与她内心世界中的封建思想、礼教观念和贵族家庭的教养相冲突。寺警、赖婚之后，本来一帆风顺的婚事突然受阻。

随着希望的破灭，她如泣如诉地倾泄出自己的满怀怨愤和忧愁。她开始明白，爱情和幸福，不能依靠封建势力的恩赐，只能靠自己力争。所以，以后才有听琴诉怨、传书订约等一连串越轨行为。她瞒着老夫人秘密活动，反映了她在困境中追求爱情的坚定意念。从琴挑到酬简，她利用老夫人许下的与张生兄妹相称的合法关系，背着老夫人借红娘之力又瞒着红娘向张生通殷勤。尽管她情真意切，但由于背上了因袭的重担，所以在她内心深处又充满了曲折、复杂、痛苦的斗争。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还不时流露出精神上的苦闷、犹豫、怯弱、动摇的弱点。作者细致地写出了她是如何从重重顾虑中挣脱出来，终于走上坚定、果决、勇敢的反抗道路。在此过程中，“赖简”是她动摇性最大的一次表现。她的赖简与老夫人赖婚，形式上似无不同，实质上颇有差别。赖简，是她自己赖，她既是受害者，又是主发者。这固然表现了她的虚伪，但却与老夫人的虚伪不同：老夫人赖婚是出自本心的，而她却是有悖于本心的。因为她日思夜想，千索万求，希望与张生一会，但当张生应召跳墙过来，她却因无法摆脱自身的封建意识、礼教观念和贵族小姐习性而予以拒绝。特别在那更未深、人未静、自己正烧香、红娘方侍侧之时，更是有伤体面。所以她只好故作姿态，撒谎耍赖，以掩饰自己动摇，逃避内心的剧烈冲突，保护自己安全退却。赖简与赖婚时也有不同的语言特色：老夫人冷漠寡情，口吻斩钉截铁；而莺莺虽当盛怒之时，仍然宛转言之。一则曰：“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再则曰：“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她不说自己不愿，而是一再抬出老夫人，强调事机不密。从赖简到酬简，表明她毕竟克服了内心的剧烈斗争，终于用实际行动挣脱了礼教对爱情的禁锢，与张生相结合。在“长亭”一折里，尽管私情已经败露，但她毫不后悔，仍然以一个痛苦缠绵而又热情奔放的少妇的面貌出现，仍然执着地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对老夫人一再标榜、张生一再吹嘘的功名利禄表示鄙夷，高唱着：“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末云）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旦云）君行别无所赠，口占一绝，为君送行：“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张珙更敢怜谁？谨赍一绝，“以剖寸心：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旦唱）

【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里成灰。

【五煞】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四煞】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

愁眉。

(末云)有甚言语嘱咐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末云)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蔼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话，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红云)夫人去好一会，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旦、红下)(末云)仆童赶早行一程儿，早寻个宿处。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飞。(下)

莺莺性格的发展典型地概括了在封建礼教窒息下，由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年轻妇女从觉醒并走向叛逆的曲折过程。

红娘是《西厢记》中最富光彩的人物，她的思想性格在撮合崔、张婚事和抨击封建礼教中得到展示。为了玉成相国小姐和白衣秀才本来无望的婚事，她要蒙蔽威严而多疑的老夫人，又要鼓励软弱而常常不知所措的张生，还要小心地对待心细如发，顾虑重重的莺莺。她对张生是坦率的：热心地给张生出谋划策，传书递简，凡事讲在明处。在张生要寻死觅活时，激发他的勇气；在张生陷入苦闷时，安慰他的心灵；在张生表现得懦弱而不中用时，她又忍不住要奚落揶揄这个“花木瓜”、“银样镗枪头”。她热心地为他人作嫁衣，却不图金帛财物，在张生提出“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时，她生气了，觉得自己一片真心受到了亵渎，她骂张生：“你个饕穷酸侬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为了成人之美，她几乎要挨老夫人的毒打，但她毫无怨言，表现了她高尚的人格和磊落的心胸。她几乎是一边奚落张生的世俗习气和行为，一边为他热心奔走。她对莺莺是讲分寸的：莺莺是主人，有“撮盐入水”的小性子，又对她怀有戒心，并且不与她明言心事。红娘看准了小姐既钟情于张生，又要顾念自己尊严的身分；既要作违犯礼教的事，又想瞒过老夫人；既要在红娘面前装正经，又要利用她暗通消息的尴尬处境，因此，她对小姐十分小心，仔细揣摩小姐的心理，不露痕迹地作“撮合山”，不伤小姐自尊地促成好事。她处处为着小姐，可莺莺却不断地怀疑着她，隐瞒着她，试探着她。看到她从张生那里带来的简帖儿明明十分高兴，“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地看，之后却板起面孔对她“冷句儿”斥责了一顿，耍了一套“假意儿”。莺莺写给张生“明月三五夜”的情诗，需让红娘送去，却要掷在地上，说是信中着张生“下次休是这般”。对于这些“小心肠儿转关”，红娘也曾感到伤心，她自思自叹“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跟前恶语伤人六月寒”，她也曾抱怨：把似你休倚着枕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见了他撇假偌多话：“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甚么勾当！”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送嗽，欢时节——“红娘，好姐姐，

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难禁,好看我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但是,她却并未因此而退步抽身,仍然一边嘲笑莺莺人前背后的两般模样,一边同情莺莺的痛苦,为她奔走。汤显祖曾经有批语:“若不是撮合山”,“险些儿人散酒阑”。他认为如果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可能是没有希望的。

红娘是《西厢记》中反封建礼教最坚决、最无顾忌的人物,然而又是讲“道学”的次数最多的一个。例如在张生拦住红娘第一次冒失地自报家门之后,红娘正言厉色地搬出了一大套孔孟之道:“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己事,何故用心……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这一番即使在道学家听来也会肃然起敬的道理,在此处的戏剧效果却是相反的。对照着红娘的全部作为,她这番话实际上是嘲弄神圣的“圣贤之道”。

“赖简”一场,由于莺莺的变卦,造成了僵持和尴尬的局面,红娘又一次搬出了“孔圣之书”和“周公之礼”的封建教条斥责张生,看来是冠冕堂皇的斥责,在剧情上却是为崔、张解围,并平息了这场意外的风波。实质上,红娘既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风波的平息也并不是因为红娘说了这些话,这些话的客观效果倒是向人们揭示出这一对恋人越情深越显得生分,欲前进又后退,原来是被纲常伦理这道无形的鸿沟阻隔。

“拷红”一场,红娘用“信者人之根本”来责备崔母“言而无信”,妙在红娘对老夫人背义忘恩的行为,全用纲常伦理大义进行谴责,她是用维护封建纲常的语言,保护违反这种纲常大义的“私情”。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捐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麻郎儿】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

【么篇】世有、便休、罢手,大恩人怎做敌头?起白马将军故友,斩飞虎叛贼草寇。

【络丝娘】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穷究。

第三折中，郑恒要来抢亲，并歧视张生是个“穷酸饿馐”“白衣、饿夫、穷士”时，红娘毫不相让：“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到老还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批判了郑恒的狂言，也是对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公表示愤慨。

对此，明人曾有过极高的评价，汤显祖激赏“红娘真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宜乎莺莺城下乞盟也哉。”评语所说“军师”云云，包含着认为红娘大讲纲常伦理只是一种策略，也就是所谓以“礼”反礼。

红娘之所以最终得到张生和莺莺的信赖，并使老夫人不得不屈服，不仅是因为她机敏和巧慧，而且因为她有急人之难的侠心义骨，她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了！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

王实甫把见义勇为、热情泼辣和非同寻常的聪明和胆识赋予这位当时被认为至微至贱的婢女，也可说明他已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下层，说明他对下层女子有着相当的了解和钦佩。

《西厢记》通过崔张爱情故事的具体描写，集中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衷心向往和强烈追求，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进步理想。

《西厢记》的主题及思想意义是：

首先《西厢记》中描写莺莺和张生的婚姻结合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联姻的基础，联姻一般都由家长包办，而与配偶双方以及他们的感情并不相干。莺莺和张生却始终追求着真挚的爱情，两人初逢于佛殿，张生就为莺莺的美貌所倾倒，作者写张生唱四支曲子，极言莺莺的美貌；莺莺虽无语言，但作者写了她“回顾觑生”的动作，这就是“临去秋波那一转”。由此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异性之间的爱悦往往最先由于外貌的吸引，这本很自然、真实，由于作者对崔、张一见倾心作了很夸张的描写，如写张生乍见莺莺就“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甚至说：“我死也”，就使人感到多少带有神奇色彩，作者的这种描写看来含有否定“非礼勿视”的封建道德教条的意义在内。当然，作者对崔、张的爱情并没有只停留在一见钟情的描写上，后来，经过了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张生和莺莺的感情内容也随之而更加丰富。崔、张爱情逐步由异性间才貌吸引向感情上相互契合过渡，尽管它仍然属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并带有某些落后性和封建性，但作为青年一代反封建的起点，仍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西厢记》歌颂了崔张自由恋爱、自主终身的婚姻方式。随着封建社会步入后期，宋金元时代的封建制度变得愈加专横，而广大青年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愿望也进一步明确。他们迫切希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奴役，而在这方面所开展的斗争总是要以爱情作为反封建的起点。因为，这有关终身大事，是青年人切身利益之所在。在婚姻爱情问题上，青年人最难容忍任何干预和压制。故而，新一代对封建制度专横的认识和对自身解放道路的探索往往都以爱

情、婚姻的不自由为其发端。这也是元初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要求，元初产生的一大批爱情剧无不体现了这一历史要求。例如：关汉卿《拜月亭》三折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白朴《墙头马上》四折提出：“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不同的提法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团圆、完聚、成眷属，都体现了追求婚姻的幸福和美满，反对封建家长的干预和封建礼教的约束。但这些提法都不如《西厢记》揭示主题的话——“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更加鲜明和准确。它第一次以最清楚、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健康的、合理的婚姻，进而否定了那种不是以当事人相互“有情”为条件，而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视为亘古不变的纲常大理，而莺莺和张生却是自择婚配的。他们无视老夫人威严的管束和莺莺已经被许配给表兄郑恒的事实，听琴酬韵，传诗递简，互通衷曲，经过曲折的过程，逐步挣脱封建绳索，终于越过封建礼教的高墙，私自同居，约为夫妻。这些“非礼”之举，都是对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的叛逆。

第三，莺莺和张生始终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在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士子来说，功名乃是他一生荣辱所系，因此，赶考举业是书生们的头等大事。张生却在去应试的路上由于邂逅莺莺而滞留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莺莺传》中绝情并失悔“惑”于“妖孽”的张生不同，他一直如红娘所说“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被迫应试时，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西厢记》将《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和莺莺临别劝勉夫婿“必登高第”的情节改为“逼试”，张生被迫成行，长亭送别时，莺莺反复嘱咐他“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固然这其中有着怕张生另结新欢的担心，但主要还是因为不愿因“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莺莺得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以后，道是：“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崇祯四年山阴李廷谟刊本《北西厢记》中有徐渭评语：“得书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诚重恩爱而薄功名也”，是为的论。一些元代爱情剧的作者常将功成名就作为爱情的补充，将双喜临门——婚姻和功名成就作为理想婚姻的最高境界来歌颂。《西厢记》的结尾虽然也不出这双喜临门的俗套，但全剧却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王实甫的思想确实高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西厢记》所宣扬的爱情、婚姻上的进步观点，显然是与理学的道德教条相对立的。明代的进步文学家徐渭和汤显祖等就从他们那个时代提出的“童心说”和“情”与“理”的对立的观点出发，欣赏莺莺和张生之间的“至情”，欣赏他们之间基于“情”的结合。同时，也非常欣赏主要表现在红娘身上的对纲常伦理的批判。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集中表现为反对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它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主义制度本身提出任何异议，但它仍应被看作是属于我国古代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反封建文化是就总体而言的，文学作品的反封建主题也是就总体来说的。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一主题总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艺术概括而得到具体的表现。